

# 你经历过哪些令人三观震碎的事情？

我接了个高价家教，到了才发现，根本不是高中生，课后，她突然抬头：「贺老师，你明天能亲亲我吗？」

一个星期前，一个中年男人联系我，请我给一个复读的女生做家教。

我是某机构雅思培训老师，主要客户群是大学生。高考英语和我并不对口，可是对方说没关系，他早了解过我的水平。

他开出了三千一小时的课时费，我犹豫了一下，想想房子装修急着用钱，还是答应了。

上课的地点是一栋远郊的豪华别墅，而联系我的金秘书并不是学生的家长。

我一到别墅门口手机就被收走，还被人用仪器上下仔细检测了一遍。

要不是看在他已经预付三万块，这活我就不干了。

现在，我看着眼前这个天使面孔，魔鬼身材，一身白裙飘飘的妹子，有点不敢相信。

这学生未免长得太好看了，比电视里的女明星还要亮眼。

她主动伸手，甜甜一笑：「贺老师，你好，我叫苏棠！」

我赶紧回握：「你好，希望共同进步！」

这手，又嫩又软！

我都不舍得松开，苏棠也不松，她将我的手翻过来，赞叹道：「贺老师你的手真好看！」

她用那双湿漉漉的眼睛看我，手指还在我的掌心轻轻挠了挠。

挠得我心里痒痒的。

我忍着躁动将手撤回，从包里掏出一张试卷：「你先做下卷子，让我看看你的基础，咱们再决定怎么提高。」

苏棠失望地哦了一声。

她嫌弃我给她的中性笔，去楼上取了一根五千来块的万宝龙白梦露，还炫耀说自己还有很多更贵的，要带我去看。

而我的注意力则是：她上个楼的功夫，把白裙子换成了一件领口很大红色的紧身 T 恤配热裤。

腿白得能发光了。

我拒绝了她上楼的邀请，她失望地用金色的笔尾顶着下巴，看了几秒题后，整个人突然朝着我的身上凑了过来：「贺老师，

太难了，我都不会呀！」

她发育得有点过于良好，这么一倾身，不该看到的东西一览无余。

我心里默念：冷静冷静，色字头上一把刀。不想死就管住脑子里的黄色废料。

金秘书坐在远处的沙发上，正用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字，在苏棠撒娇的时候，还看了这边一眼。

他应该看见了，可他什么也没说。

一整节课，苏棠都在作妖。

做题的时候有意无意往我身上蹭，喝水的时候说拿不到杯子踮起脚露出一大截腰肢要我帮忙。

我过去帮她她就往我身上倒！

这简直是送上门的艳遇！

可我硬生生扛住了。

老铁们，别质疑我的能力。

我不是柳下惠，是这事情太古怪了！

一个年轻漂亮住着豪宅，一条裙子抵我两个月工资的女孩，会一眼看上我？还是别白日做梦了。

而且来的路上，金秘书说我要教的不是高考英语，而是商务英语。

那种在酒会或者谈判场合调节气氛用的。

「比如夸一个男人长得帅，敬佩钦慕他，希望以后还能再见他希望能有进一步接触之类的。」

好端端的怎么会教一个小姑娘教这些？

谜团这么多，我可不能下半身支配脑子！

课间休息的时候，带着一腔疑惑我去后花园透口气，没成想过了拐角就撞见苏棠叼着一根烟在那里吞云吐雾。

见了我她有一瞬间的慌乱，不过很快又镇定下来，道：「贺老师，我们做个交易吧！」

02

「一会儿到了屋里，你找机会亲我一口，我楼上有很多名牌的包包，随便一个都十几二十万，吊牌小票都有，你到时候拿一个带回去！」

她熟练地将烟头摁灭，上挑的眼尾里全是笃定：「我一个包包够你一年工资了吧，亲一口你也不亏。」

「为什么？」

看来不是我错觉，她刚才的确一直在勾引我。

「这你别管，拿了钱办事就行！」

「那就恕难从命！」

「亲一口就能换十几万，不比你辛辛苦苦口干舌燥讲课好，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我不为所动，心机美人的嘴可不是那么好亲的，搞不懂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还是谨慎一点好。

我以前吃过亏。

当年在酒吧和一个姑娘相谈甚欢，结果一觉醒来她说要报警告我……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靠……

我听到她在背后骂了一句脏话，一脚将垃圾桶踢得哐当响。

接下来的一节课她脸色很差，很不配合。

上课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烦躁地自言自语：「急什么，我会搞定的！」

看我盯着她，她略有心虚地避开了视线。

下课我收拾东西准备走，发现包里有根草莓味棒棒糖，是上次给侄子买多了的。

我把棒棒糖放桌上：「以后少抽烟，对身体不好，实在忍不住就吃颗糖。」

回去依然是金秘书送我。

他把没收的手机还给我，一边开车一边道：「贺老师，关于别墅里的事，希望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我知道，你要是需要，我们可以补签保密协议。」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接这种高价家教，有钱人有很多见不得光的秘密，需要旁人守口如瓶。

正好是红灯，他停下车偏头对我深深笑了笑：「那倒不用，我自然有法子知道你有没有说漏嘴。」

同事们知道我接了私活，这也不是什么隐秘。

光是机构那点工资，想要买房买车，不知得攒多少年，大家都得赚点外快。

聊天的时候，同事问起学生如何，我记着金秘书的叮嘱，随意两句就敷衍过去。

但我心里存着疑影。

苏棠她跟我之前教过的任何一个学生都不一样，她的身上一定藏着秘密。

不过这跟我无关，我只负责教好她就行。

这天下班后回到出租屋，我发现家里遭贼了。

这么表述也不合适，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没丢，甚至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被闯入的痕迹。

可我知道有人来过。

进门的鞋柜边放着一双拖鞋，我老家有个说法，家里的鞋子鞋头一定要朝着里面，这样寓意不管走得多远，最后总会回家。

从小我妈耳提面命，我已经形成习惯，每次都会摆好。

可现在，拖鞋摆得整整齐齐，鞋头却朝着门口。

那人进门的时候换下了自己的鞋，穿上了我的拖鞋，只是他没有注意这个细节。

因为有了这个事，我第二天格外留意。

发现居然有人在跟踪我。

03

我是假装给花拍照，然后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看到那人的。

膀粗腰圆，身材精壮，打扮跟金秘书的大同小异，他们身上，都流露出同样的气息。

再细细一回想，金秘书说他有法子知道我有没有泄密，我后背顿时冒出了冷汗。

原来这就是他的法子。

他们在暗暗跟踪调查我，看看我是否可靠。

我只是个家教老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戒备？

除非……

别墅里的秘密，大到他们不得不提起十二分的精神。

第二天是给苏棠上课的日子，早上八点半我在固定的地方等着，金秘书的车准时出现。

开了没一会，遇到红灯，他停下来，像是闲聊一样地问：「贺老师你以前还报考过政法干警啊……」

我的心猛然一提。

若是没有发现跟踪事件，我可能会跟他聊几句我的英雄梦。

会喷一喷那些个面试官有眼无珠，看不到我这块璞玉。

可现在我留了个心眼，深深叹口气：「还不是我姐逼我，说什么进了这系统以后有什么事也方便。」

「我被她念叨得不行，所以考了两年，左右考不过，就踏踏实实当个英语老师了。平平安安过日子就行，我这人，最怕麻烦了。」

金秘书缓缓踩下油门，笑了笑：「你这想法好，平凡的小日子最安稳。」

我听出来了，这是在敲打我呢。

我笑着附和了两句。

心里叫苦不迭：上完十节课，一定卷铺盖走人。

给我三万一节课，我也不干了！

在煎熬中到了别墅，金秘书告诉我苏棠在室内泳池，让我自己去找她。

我刚迈上台阶，就见一道雪白的身影从水里一跃而出。

她穿着一身红色的比基尼，润着水珠的脸清纯地像是女神，可火辣的身材又性感无比。

稚嫩和风情在她身上奇异融合起来。

我身体紧绷，缓缓吐出一口气。

还好我早有准备，一早起来洗了个冷水澡顺便解决了一下自己。

要不然我就要交代在这了。

她偏头笑了笑，睫毛上的水珠在落地窗射入的日光下闪闪发光。

「贺老师，能麻烦你把毛巾递给我……这一句话用英语怎么说？」

我挪开视线，回答：「Could you pass me that towel? 这是一条条纹毛巾，其实也可以描述一下，不过你基础薄弱，就简单表达吧！」

苏棠咯咯咯地笑：「贺老师，你别光说不动，你倒是把毛巾给我拿来啊！」

04

我转身就走：「你自己拿吧，我去客厅等你！」

兄弟们，是我不想送吗？

是我不敢啊！

这女人穿成这样，浑身上下都是毒药，我要是靠太近，怕自己会忍不住上手摸几把。

大家都是男人，你们懂的。

她过了好一会才出来，身上的裙子有点像女仆装。

她轻手轻脚走到我身后，下巴蹭在我手臂上，吸了吸鼻子，嫌弃道：「什么呀，油腻腻的。」

「是油膜，我看墙上挂着你吃油膜的照片，昨天正好经过一家十几年的老店，我就买了一点，老板说微波炉再热一下，味道

差不离。」

路上我跟金秘书沟通过，为了让苏棠爱上学习，我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法子。

金秘书同意了，说随便我怎么教，他只要看到效果。

我把油膜热好端上餐桌，她已经在吃冷冰冰的三明治。

她很傲娇：「热量这么高，还是隔夜的，我可不要吃！我这三明治是米其林大厨出品的……」

我也没强求：「那就算了，我等会把剩下的扔掉。」

两人相对无言吃了半天，她突然将手里的碟子推过来：「看你吃得这么痛苦，我帮你分担一下，咱们换一换！」

说完，也不等我说话，就将油膜换过去。

一边吃一边嫌弃：「这么油，得多少热量，我又得减肥了。」

三明治上有她的唇印，浅浅的一圈红，看的我心里像是被几只猫爪子在挠。

只能转移视线去看苏棠，她为了尽量不蹭掉口红，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对着油膜一口咬下去。

猫爪子挠得更厉害了。

我起身去倒了一杯冰水。

偏偏苏棠还笑我：「贺老师，这才四月，你怎么火气这么旺？」

我为什么火这么旺你心里没点数，你个小妖精！

我拿出为人师表的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地说：「如果对方请你吃饭，你可以夸赞一下食物好吃：It's so delicious。」

「贺老师……」苏棠叫了我一声，认真地说，「It's so delicious, Thank you!」

我的心狠狠动了动，表面却道貌岸然地纠正了一下她的发音。

有了这个好的开端，上课的时候她还算是配合。

别墅里没有网络，我便和苏棠一起下五子棋，寓教于乐，告诉她对应场景要怎么用英语表达。

她很聪明，好胜心也强，眼看着再下一步就要赢了，她却犹豫了下，将黑棋下在了不相干的地方。

05

我好奇地问，明明有马上到手的胜利，为什么要放弃呢。

她咬咬唇，低声道：「因为我不能赢，尤其是赢你们男人。」

好古怪的规则。

我问：「这是你爸妈制定的规则？」

她不吭声了。

我捡起那颗黑棋，放在本来它该在的位置：「在贺老师这，你可以赢！」

接下来的时间，我非常后悔这句话。

因为她居然一连赢了我五局，激动得一张脸红扑扑，中英文混杂着往外蹦。

我无奈地收着棋子，道：「你技术挺好，平时是不是经常玩？」

「没有，是小时候我妈经常陪我玩，那时候就是用笔在本子上打格子，她用圆圈，我用叉叉……」

「那你妈妈还不错，我妈以前可没这功夫……」

我话还没说完，她猛地站起来：「我肚子疼，去上个厕所！」

剩下的半节课她情绪都不高了。

看来她与妈妈一定有过什么深刻的不愉快。

我心里不断告诉自己：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狗命要紧。

课程结束，我收拾东西准备走，苏棠跟在我身后，到了玄关处，她突然问：「贺老师，我今天这么乖，你也不想亲亲我吗？」

我……

我实在没忍住自己的罪恶之手，揉揉她的头发：「今天表现不错，亲你不行，但你想吃什么，我下次可以给你带！」

我算是看出来了，虽然她锦衣玉食，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可她似乎并不自由。

这个别墅，就是关注她的金笼子。

她没有像上次那么暴躁，可眼里的失望怎么都遮掩不住。

我还想说两句，外面响起了喇叭声。

一辆黑色的奥迪缓缓停在门口。

车门拉开，一个画着浓妆，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人走了下来。

她的五官和身材都不错，穿得也都是名牌。

可身上就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06

金秘书送我回去路上，我仔细琢磨了下，恍然明白那是什么。

是风尘气！

我回想起临走的时候，苏棠带着抗拒地叫了一声红姐，忍不住开始猜测她跟这位红姐的关系。

这脸蛋和身材都优越得让人喷鼻血的小女人，又为何念念不忘非要我主动亲亲她。

她要是想亲，大可以直接过来扑倒我。

咳咳咳……

反正我也会坚守为人师表的节操，坚定拒绝！

金秘书走的时候跟我商定下一次上课在周六，下午两小时，晚上两小时，晚饭我可以在别墅里解决。

周六出门的时候，天气预报说晚上有暴雨，大家出行注意安全。

我也没放在心上。

到了别墅，外面的天乌沉沉的，像是一口黑色的大锅扣在头顶。

我的手机收走了，也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于是就现在的天气怎么表达和议论，教了一下苏棠。

与陌生人谈话没有话题时，谈论眼下的天气，是一个安全又容易的切入点。

瓢泼大雨砸在落地窗啪啪啪，像是有人在用锤子砸门一样响。

金秘书有事出去了，说回来给我们带晚饭。

到了七点多，雨越下越大，站在二楼朝外看去，能够见到外面的马路已经被水淹了，可暴雨还在继续。

这里位置偏高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

我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就在这时，屋子里的电灯刺啦刺啦闪烁，然后灭了。

绝对的黑暗中，我听见浴室里苏棠发出一连串凄厉的尖叫。

我赶紧磕磕碰碰地摸过去：「苏棠，你怎么了？」

浴室门没反锁。

老铁们啊，我站在门口，心内天人交战啊。

怕一进去，又像上次那样被讹一把。

可苏棠的确叫得撕心裂肺，不像是演戏。

我一咬牙冲了进去，安抚道：「苏棠，贺老师在呢，你怎么……」

话还没说完，一个滑溜溜的身体朝我扑了过来，差点把我扑得一个趔趄。

我下意识伸手一抱，搂住了她光滑的还带着泡泡的后背。

她挂在我身上，恐惧得浑身发抖：「贺老师，我怕，怕黑……」

无论我怎么安抚，她就是不肯松开我，这动来动去，我已经热血沸腾。

好不容易按捺住，摸到一条浴巾给她裹住，这才带着她磕磕碰碰走出浴室。

靠着打火机微弱光亮的指引，我找到了一些香薰蜡烛，点燃后屋子里有了光，苏棠激动地情绪慢慢安定下来。

她将胡乱裹着的浴袍穿好，安静的房间内响起咕噜噜的声音。

已经过了饭点，我们两个都饿了，在冰箱里找了点东西填了肚子。

大雨还没有停的迹象，我们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仿佛置身孤岛。

客厅的积水越来越深，金秘书肯定回不来了，今晚我要在这里住下来。

07

一想到这里我有点小激动。

不过窗外的暴雨将我的龌龊心思冲淡了，广大群众都在受苦受难，你居然满脑子动作片。

龌龊！

香薰蜡烛不多，夜还很漫长。

屋内只点了一根蜡烛，苏棠缩成小小的一团，就蜷在我旁边，手臂轻轻蹭着我的衬衫。

我忧虑地开口：「这么大的暴雨，恐怕今晚要……要有人不幸丧生。救援，物资这些也是巨大的压力。」

我随口说了可能会遇到的缺水缺粮的情况。

「我可以捐五个包包！」

我轻笑了一声。

她好像对钱没有概念，都是用包包换算。

她鼓起小脸：「我认真的，我的包包很值钱，我带你去看。你明天带走挂在网上，卖的钱就帮我捐了。我，我没有现金。」

我揉了揉她还没全干的头发：「不看了，我知道你有钱。」

这么一闹，气氛舒缓不少。

我闲聊：「我小时候去南方外婆家住过几年，每年夏天就会发大水，学校建在高处，有时候水太大，还要在学校过夜。」

苏棠回应：「我也在南边住过一年，跟你差不多。不过那时候我妈妈不顾暴雨，依然把我接回去了，我记得那天雨特别大，我趴在她背上，半个身子都泡在水里！」

这是她第二次提起自己的妈妈。

我顺着话茬：「那你妈妈对你还不错！」

苏棠的声音陡然高了起来：「她对我不好！小时候我家很穷，经常没钱，她就……就卖身换钱，每次有男人来了，她就把我塞柜子里，不准我出声。」

「有一次她太累睡着了，我被关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怕黑！」

我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干巴巴安慰：「她赚钱也是为了养你！」

「蠢！」苏棠嗤笑，「她那么漂亮，直接找个有钱的一直跟着不好吗，为什么要这么累？」

这姑娘的价值观已经扭曲了。

我叹气道：「有时候生活所迫，人们或许会做出违背本心的选择，可我想只要有其他的路，你妈妈她一定不会这样。」

她沉默了半天，低声道：「我妈妈她只有一只手，她说她去找了很多工作，人家都不要她！」

她说完这一句，突然抬头：「贺老师，你明天能亲亲我吗？」

「如果你告诉我原因，我可以考虑一下。」

08

我以为不会有答案。

却没想到她低声开口：「因为只有你亲了我，我才能从这别墅走出去，获得一天的自由。」

「我可以去逛街去购物，去呼吸呼吸相对新鲜的空气。」

「你是我的英文老师，也是被他们精心挑选的猎物！」苏棠垂着眸子，「你以前至少相亲过不下三十次，大部分的女人都对你有好感，可你都拒绝了，是吗？」

我心里一凛。

他们连这个都调查出来了。

「这说明你对于女人的要求高，如果我能让你神魂颠倒，那就证明我有魅力！」

她咬着苍白的唇：「我上一次出别墅，还是三个月前了。」

她那样小那样软，可怜又无助。

我知道自己不该动恻隐之心，可身体却不由自主凑过去，吻住了她的唇。

又软又糯又香。

我把她拉入怀里，手不安分地朝着一波三折而去。

她的眸子猛然瞪大，在我即将得手之际，她猛地推开我。

气氛有点尴尬啊。

我干巴巴地解释：「对不住，我这就是本能，这都是配套的，我一时间没注意太多……」

她沉默了几秒，噗嗤一笑：「贺老师，这次亲亲不算，停电了，监控系统估计也断了，我老板看不到，你明天得重新亲！」

她没有纠结我的咸猪手，我一边骂自己禽兽，一边懊恼：刚才要是迅速点，不就可以攻占敌方高位了吗？

到了这一步，对于她的身份，想必你们也如我一样，大概有了猜测。

后来我们在沙发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迷迷糊糊间，我好像听到她说：贺老师，如果我是个普通的女孩，你是不是会主动吻我？

我想说你要是个普通的姑娘，追求者不计其数，哪里看得上我一个小小老师，可是太困了，只含含糊糊嗯了一声，就睡了过去。

我是被脚步声惊醒的，我面前站着个男人。

他应该就是苏棠口里说的老板。

9

与我想像中五大三粗，一身肌肉不同。

男人四十左右，瘦而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穿戴高端，身上毫无穷凶极恶的气息，反而给人一种精英人士的感觉。

他锐利的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一圈，又落在还迷迷糊糊枕在我腿上睡着的苏棠身上。

低声开口：「棠棠……」

不轻不重的一声，苏棠马上就惊醒了，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迅速梳理了下自己的乱糟糟的头发：「张哥，你怎么来了？」

她又紧张地看了我一眼，解释道：「昨天雨太大，贺老师回不去就留下了，我怕黑，所以我们就一起待在客厅。」

「我们什么都没做！」

张哥凝了她几秒，点头：「我相信你有分寸，去换身衣服。我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在男人面前蓬头垢面！」

苏棠应了一句是，一溜烟的走了。

苏棠走后，我跟着张哥到一楼。

水退了，地面一片脏污。

张哥毫不介意的在沙发上坐下，递给我一支雪茄。

我摇摇头：「谢谢，我不抽烟。」

他便将已经点亮的打火机熄灭，将自己那根雪茄也收回去，语气自然：「听说贺老师的姐姐也在这边。还有个五岁的侄子。」

我心里一个激灵，沉默了几秒，点了点头。

他喟叹了一声：「有亲人在一起就是好，不像我，我以前也有个哥哥。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把不住嘴还碰了不该碰的女人，我哥哥被我连累，不到三十就死了！」

他锐利的眼神看向我：「你是个老师，比我明白事理，想必也比我会做人！」

他在彬彬有礼地威胁我！

10

虽然一句狠话也没有，可是我的手脚却一片冰凉。

我勉强笑了笑：「哪能跟张哥比，我就是混混日子，所求不过是安安稳稳。」

张哥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寻常人过寻常日子，我就欣赏你这样的明白人。」

这时，苏棠也换好衣服下来了。

她手里还拎着好几个包包，眼里一片干净：「贺老师，咱们昨天说好的，你帮我把这些都捐了！」

张哥脸上依然挂着笑：「棠棠，把包拿回去！」

苏棠一怔：「张哥，这是我的包，我想捐出去！」

张哥笑容凝住，一字一句：「我让你把包拿回去，棠棠，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为我产生过任何价值，这些包你只有使用权，乖！」

苏棠的眼眶红了，死死咬着唇。

我赶紧打圆场：「苏棠，国家不缺你这几个包，他们要的是大麻袋，你这不实用，拿回去吧。」

苏棠紧紧捏着手里的包带子，慢慢转身过去，一步步上楼。

每一步，都像是踏在我的心里。

她的背影，让我觉得好像有一座大山压在她身上，让她喘不过气。

时间差不多，我也该走了。

答应她的那个吻……看来今天没赶上好时机。

刚到门口，就听她在背后喊了一句：「贺老师！」

她红着脸红着眼跑过来，将一根老旧的、有点变色的金项链递给我：「你帮我把这个捐了，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是我自己的东西。」

「可这……」

她坚定开口：「请你一定给我捐了！」

她像是赌气一样看向张哥：「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可以做主吧！」

张哥温和地笑：「当然可以，棠棠，你是自由的。」

自由……

苏棠讽刺地勾了勾嘴角，拳头捏着，眼圈红得更厉害了。

这一瞬，我大概是脑子进水，竟然在张哥打量的目光中，俯身轻轻亲了她一下。

我亲完就觉得自己色胆包天想要赶紧撤。

苏棠却踮起脚勾住我的脖子，附在我耳边很轻很轻地说了一句话。

11

我以为会被张哥教训一顿，没想到他反而赞赏地看了看苏棠。

好像是认可她的魅力。

回去的路上，到处都是洪水肆虐的痕迹，城市伤痕累累。

我看了新闻，才知道昨天遭遇了千年一遇的暴雨。

我给红十字会捐了点款尽绵薄之力，顺带把苏棠的那份也捐了。

那根项链我暂时替她收着，毕竟是她妈妈留的东西。

又给关心我的人回了信息，这才回想起刚才苏棠说的话。

她告诉我一个手机号，她妈妈的号码。

到了现在这一步，想必你们也已经猜到。

她就是一只被豢养的「金丝雀」。

但是她的服务对象不是张哥，而是那些更有钱的人。

张哥给她最好的物质生活，一来是为了扭曲她的价值观，让她无法离开这纸醉金迷，二来自然是提高眼界，让她能在面对有钱人时不会怯场。

花了这么多金钱和精力培养，自然是要用她来换取最大的利益。

大约我蒙混过去了，这些天我没发现有人跟踪。

谨慎起见，我第二天找了个要好的同事，借他的手机给苏棠的妈妈打了个电话。

这下，我得知了一个令人无比震惊的消息……

因为我主动亲吻了苏棠，张哥兑现承诺，半个月后给了她一天的假期。

苏棠要求我也一起，借口是可以在买东西的过程中学习一些日常英语。

让金主为她们花钱是金丝雀的基本功，张哥答应了。

苏棠以前放假就是去高端商场买买买。

刷的，是张哥给的卡。

可这天她却听了我的安排。

我带她先去动物园逛了一圈。

她跟着一群小朋友喂长颈鹿吃树叶，喂天鹅吃面包，笑得比孩子还开心。

动物园出来，又在附近的步行街逛了逛。

很多小店卖的都是不怎么入流的东西，有用的没用的，她买了一堆。

我付的钱！

晚饭是在一个小店吃的拉面。

人特别多，我跟她挤在一张小小的桌子上。

她一脸嫌弃，说平时都是吃大餐云云，但却将拉面汤喝得一滴不剩。

店里太挤太热。金秘书吃完去外面等着，我趁机告诉苏棠：

「我前几天跟你妈妈联系，她……她死了……」

苏棠的筷子吧嗒一声掉在地上。

12

苏妈妈是得胃癌死的。

那个手机号，她转给了一个要好的邻居，说女儿可能会联系，如果来了电话，就告诉她：自己死了，让她不要挂念。

苏棠是十四岁的时候被带走的。那时候苏妈妈已经有了胃癌。

她没有医保，也没有稳定工作，得了癌症就只有死。

张哥跟苏妈妈说他是苏棠父亲这边的亲戚，带她去可以给她更好的生活。

而他对苏棠说的，则是苏妈妈把她卖给了自己。

就这样两头骗。

苏妈妈去世前还给张哥打过电话，希望见见苏棠。可是张哥并没有转达。

苏棠压抑地哭了好一会儿，突然握住我的手：「贺老师，你救救我吧，我求你救救我！」

「我一直以为我过得很好，我再也不用为钱操心。我以为我接受不了普普通通的日子！可今天跟你在一起，我发现做个普通人也挺好的。原来我妈妈并没有卖了我，她其实还是爱我的，我也有人爱！」

「我现在就是笼子里的鸟，我的死活都握在张哥的手里！贺老师，我已经满十八了，很快我就要为张哥去挣钱了。贺老师，我不想，不想跟我妈妈一样靠出卖身体挣钱。」

从小店里出来，金秘书狐疑地看了一眼双目红肿的苏棠。

苏棠委屈噘嘴：「太辣了，下次我再也不来这种小店吃东西了！」

回去的半路上，金秘书接了个电话，然后看了我一眼后，掉头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开。

我跟苏棠各自坐在后座的左右两边，看上去有很远的距离。

视线往下，她的两个脚尖，却一直朝着我的方向。

车子直接在一个商场门口停下。

我正要问为什么来这，姐姐来电话了，哭着说：「新成，怎么办啊，我把闹闹弄丢了！」

她断断续续地边哭边说，原来她今天带闹闹去小区广场里玩，不过是去买瓶水的功夫，回来闹闹就不见了。

小区广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熟人看到闹闹。现在她已经报警了，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我的心一阵慌乱，正要说我马上去帮忙，就见金秘书抬手指了指窗外。

透过肯德基的落地玻璃，我看到闹闹正跟张哥面对面坐着。

张哥斯斯文文地笑，拿纸巾给孩子擦干净嘴角的冰淇淋。

他的脚边，还摆着一个大大的变形金刚。

我都要炸了。

张哥陪我把闹闹送回去，还买了水果牛奶。

我姐连声感激，我却只觉得毛骨悚然。

张哥这张彬彬有礼的人皮下面，藏着一个多么可怕的灵魂！

应付完我姐，天色已经全黑。

一到僻静的角落，我急不可耐地问这个恐怖男人：「张哥，你到底要干嘛？」

张哥推了推金丝眼镜，然后竟然毫无预兆地伸手扼住我的喉咙，眼里全是凶光：「应该是我问你要干嘛，我警告过你，不

该管的事别管！」

「你为什么要给苏棠妈妈打电话，你今天又跟她说了什么？」

我用尽全力摆脱他的钳制，捂着喉咙大喘气。

趁着夜色的掩护，我心思急转：苏棠妈妈那边，他肯定是一直盯着的。

必须要有个合适的理由糊弄过去。

我做出一副瑟缩害怕的样子：「对不起，张哥，苏棠这样的女孩，是个男人都会动心，那天停电的晚上，她说了自己妈妈，我就是想找个法子哄她开心。」

「哪怕知道自己得不到她，也忍不住会想引起她的注意，大概是我贱骨头，我今天只跟她说她妈妈去世了，其他的话你给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说！」

为了尽量逼真，我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张哥，是我色迷心窍，我以后再也不见她了，钱我全退你，我姐和闹闹跟这事无关，你有气冲我撒！」

张哥鹰隼一样的目光在我脸上落了很久，我后背全是冷汗，听得他轻笑一声：「你为她着迷是对的，她是最得意的作品，她有女孩的天真，又有女人的风情。」

「你要是不为所动，那才是我的失败。」

他拍了拍我肩膀：「你最好没撒谎，要是让我知道你说了不该说的，下一次你的侄子就不是消失一下这么简单……」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张哥上了车，经过我身边，车窗降下，他斯文地开口：「棠棠跟了你，进步很明显，这几天你别乱跑，等我通知。」

言下之意，他要去验证我是不是撒谎了。

我没法跟苏棠联系，现在只能祈祷我们之间心有灵犀，她不会说漏嘴。

那姑娘对张哥的恐惧刻入骨子里，该不会说三两句就露了原形吧。

14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闹闹被张哥抓走，活活掐死了。

我被吓醒，之后再也睡不着了。

我前思后想，张哥他或许是在驯服我，他的团队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精通英语的人。

他如此重视苏棠的商务英语，应该是为了开拓新的市场，毕竟现在国内抓这个很严。

我能派上用场。

我有软肋，又怂，符合他们的条件。

而我说自己喜欢苏棠，在张哥看来，或许也是将我绑在船上的法子。

如果继续做家教，可以想见的是，我会在这个局里越陷越深、一直活在他的威胁之下。

其实今天苏棠说要我救她的时候，我有些犹豫。

我势单力薄，怎么跟张哥抗衡？

他干这种营生，里面的水不知道多深。

可现在，我的命运跟苏棠联系到了一起。

天光微亮，我心里有了决定。

姐姐一家，我要护住。苏棠也要救。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张哥干的事违法，我目前知道的就有非法拘禁、强迫组织卖 Y 这两项。将他送进去，我和苏棠就安全了。

可我需要强有力的证据。如果不能连根拔起，到时候打草惊蛇，只怕会招来他疯狂的报复。

但眼下最重要的，是苏棠那边到底糊弄过去了没有。

上午十点，我下了课后接到了金秘书的电话，跟我约下一次家教的时间。

我长出了一口气。

眼前这个危机，看来是过去了，接下来得好好想想该怎么搜集证据。

两天后我去给苏棠上课，她穿的规矩而保守，总算是有个学生样了。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圈，见我毫发无伤，也暗暗松口气。

她在别墅里住了好几年，对于哪里有摄像头，又是个什么角度全都心理有数。

金秘书虽然全程都在，可他隔得远，我跟苏棠还是能在教学的间隙交流一些想法。

我才知道苏棠不过是张哥拼图里小小的一块。

像她这样的姑娘，张哥手下有很多，都养在不同的地方，每个姑娘都配了一个金秘书，照顾起居。

那天我的感觉没错，红姐是张哥手里过气的女人。

她曾经是张哥的摇钱树。眼下年老色衰，张哥就要她来教授这些后起之秀们征服男人的技巧，尤其是那方面的技巧。

临走的时候，恰好碰到张哥回来。

这栋别墅就是他的产业，他只要人在这边，一般都会来这住，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苏棠的重视。

张哥叫住我：「贺老师，一起抽根烟！」

重点不是抽烟，是他有话要说。

15

在雪茄缭绕的烟雾里，他说的却是不相干的话：「贺老师，你会买刚上市的衣服吗？」

「不会，我一般都等打折。」

他笑了笑：「对，同样的衣服，刚上市卖一千，等两个月就打五折了，衣服还是那件衣服。」

「人也一样，苏棠你现在得不到，过几年她成熟懂事，你的机会就来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的意思，你懂吧！」

我懂！

你就是想稳住我。

我假装意动，一脸激动：「张哥，说话可要算数啊！」

他点头：「当然！」

可能在他这种见惯男欢女爱的人眼里，男人对女人的感情都是原始的占有欲吧。

「张哥这么照顾我，我别的本事没有，就英语还行，张哥要是有其他的人要一起教学，我愿意免费给她们上课。只要到时候……」

我色色地笑了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不知道是我的笑太猥琐了，还是演技太逼真，他居然一点都没怀疑，沉吟了下：「我考虑考虑！」

我要抓到证据，至少要知道到底有哪些姑娘，光是苏棠一个人，钉不死他。

接下来两周张哥都没有动静，苏棠为了证实我有用，学习得很认真，进步很大。

她其实很聪明，之前是不愿意学。

课余她也会跟我互动。不再像第一次见面那么直白，反而有时候不小心碰到手，她都会微微脸红。

因为张哥叮嘱她要「吊着我」，所以她跟我亲密一点，金秘书也没有怀疑。

其实我们心里都很焦急。

再有一个月，苏棠也要正式去「见客户」了。

可找证据的事，还没有进展。

也许是老天爷听到了我们的祷告，这天傍晚，张哥告诉我说下次会有其他的学生。

除了苏棠之外，还有别的五个人。

见到这群女孩之后，我更加感受到，张哥眼光毒辣。

这几个姑娘各有特点，有的萌，有的性感，有的冷酷……

我借着要取个合适英文名的名义，一个个问了她们的本名。

有两个学生格外活跃，围着我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尤其是那个萌妹子，嗲嗲叫你名字的时候，你都腿软。

好不容易到了课间休息，我去上厕所。

刚上完拧开门把手，苏棠挤进来，一把将我抵在了洗手台上。

16

她压低声音，醋意满满：「她们是不是比我好看？」

「哪有！」

「你刚才都要流口水了！」

「那是演戏！」其实是真的差点流口水，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多极品美女环绕，正常男人都会激动的嘛！

苏棠灼灼的眸子逼视我，突然踮起脚尖吻了过来。

我几乎被她吻得不能呼吸。

我怕被发现，想推开她，却不小心摸到了她满脸的泪痕。

她抬起水蒙蒙的眼：「贺老师，我希望你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男人。」

这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反反复复回想起这一幕，实在是受不了，只能起床又去洗了个冷水澡。

这段期间，苏棠也没有闲着。

女人在一起上课，免不了就要闲聊。

她从那些已经见过客户的姐妹嘴里得知，不是每个客户都会乖乖支付巨额陪游费。

这个时候，张哥就会去敲打敲打他们。

而她们每次见客户的时候，张哥都会亲自给她们佩戴胸针。

苏棠跟张哥住一起，回想起他有一次带人见完客户后，回来用读卡器读一个内存卡。

似乎是一段视频。

当时苏棠还没看清楚，张哥就马上锁了屏。

我已经猜得七七八八。

那枚他亲手戴的胸针多半有问题，估计会记录下姑娘们跟客人相处的细节。

而张哥保留这些视频，可以用来敲诈勒索这些人。

能成为他客户的人，要么有钱，要么有权。

巨大的利益，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那些视频能敲诈别人，同样也能成为钉死他自己的证据！

一定要找到那张内存卡。

一个星期后，机会来了。

这天是七夕，苏棠从下午开始就闹着要出去，张哥不肯。

只说她「快到日子了」，这些天在家好好待着，不定什么时候就要上战场。

于是，苏棠嚷嚷着叫大家一起喝酒。其他几个姑娘也跟着要求，还要我也留下。

我表现出十分垂涎女人们美色的样子。

——当然，这是本色出演！

张哥笑了笑，点头：「好吧，那咱们几个一起喝点。」

这样的日子，衣冠楚楚的男人出不来，他不会有机会赚钱。

苏棠开了烈酒，金秘书买了不少烤串之类的。

一伙人热热闹闹喝着，你要是乍一看，还以为是关系多好的朋友，其实都各怀心思。

我为了表示敬意，频频跟张哥敬酒。

苏棠撒娇卖痴，也哄他喝。

张哥是老大，其他几个姑娘自然也是围着他转，有空了也会来哄我喝。

我喝了大半瓶，就开始大舌头，然后一头栽到地上，直接成了咸鱼。

苏棠嫌弃地踹了我几脚，说：「就这酒量，我还以为多能喝呢，绣花枕头！金哥，你给他弄楼上去。一天天要跟这玩意装心动，我都快恶心死了。」

张哥笑：「恶心你还留下他？」

「有个玩具总比一个人好，你不是要我勾着他吗？」

张哥对她的答案很满意，顺着她的话，让金秘书把我弄到客房里去。

金秘书一走，我马上爬起来，到厕所大吐特吐。

然后光着脚溜出了房间。

斜对面就是张哥的书房。自从被苏棠撞见一次，之后他每次回来，都是在书房处理事务。

那个内存卡，多半也在这里面。

楼下的喧闹还在继续。

我的手指悬停在密码锁的界面上。

17

只能碰碰运气。

苏棠偷看到张哥的锁屏密码。人都有惯性，同样的密码会用在很多地方，至少我是如此。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掩护我，苏棠的笑声特别大。

我轻轻点上 198712，确认，滴的一声，门开了！

我赶紧闪身进去。

天助我也，书房里的灯是亮着的。

我第一个就冲到保险柜前，输入密码，不对！

再试一次，还是不对。

这样撞运气，只是大海捞针。

而且再错几次，估计要触发报警了。

我急得满头大汗，眼睛在屋子里四下逡巡着。

就在这时，我听到萌妹子娇软的声音：「张哥，你怎么上来了？」

张哥狐疑的声音响起：「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上来！」

要死！

张哥是不是起了疑心了？

萌妹子笑嘻嘻：「贺老师喝醉了，我想刚进去想看看怎么样呢。」

「张哥，我听人说男人喝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坏事也干不了，居然是真的！」

萌妹子在撒谎。

她刚刚绝对没去我的房间。

可不管她为什么这么做，她都是在帮我。

隔着门板，我似乎都感觉到张哥的手握在了书房的门把手上。

只要他开门，我就死定了。

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只听得萌妹子撒娇：「张哥，你最近都不像以前那样喜欢我了！」

「怎么会，我这么宠你！」

「那你今天晚上得让我陪着你……」

张哥的心思到底还是被拨弄走了。

我听到脚步渐渐远去的声音，长长地舒了口气。

保险柜打不开，我在屋子里一通翻，自然是一无所获。

这更让我认定，东西就在保险柜里。

可是弄不到密码啊，真是急死个人。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咚咚咚，轻轻的叩门声突然响起。

18

我的头皮都要炸了。

萌妹子压低的声音传过来：「快点出来，张哥要上来了。」

我不敢怠慢，迅速开门，说了一句谢谢，赶紧溜进客房。

背靠在门板上，听得苏棠大声说：「张哥，怎么会是今晚呢！不是说还有几天吗？」

我的心狠狠一沉。

该不会……

张哥接下来的话，印证了我的猜测：「按客人的时间来！这个客人我跟了好久，费了很多功夫才得到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别废话，快去换衣服，别让人久等。」

萌妹子娇软地笑：「张哥，带我们一起过去呗，万一客人不喜欢棠棠，也有个备选不是。」

「也好。」

就是今晚，居然就是今晚！

我一直做着心理准备，可是当真的得知她要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我的心还是像被锤子狠狠暴击了一下。

原来不知不觉间，我已经爱上了这个俏皮脆弱又勾人的姑娘。

一想到她要忍着眼泪对其他男人笑，我的心就像是要爆炸一样疼。

从张哥下了命令后，苏棠就没有再说话，应该是沉默着服从了安排。

我靠在门上，拳头紧紧捏着，牙关嘎嘎作响。

可不能轻举妄动，这时候把张哥打一顿又如何，只能让我们陷入更绝望的境地。

大约十几分钟，金秘书的声音响起：「张哥，贺老师怎么办？」

苏棠冷嗤一声：「醉得跟猪一样，还能怎么办，让他睡呗！」

「丽华酒店跟他家又不顺路，你还有空送他回去不成？」

丽华酒店。

这是苏棠在告诉我关键性的信息。

萌妹子咯咯咯地笑：「金哥你要有本事你就去叫醒他，反正我刚才是不行。」

隔着门板，我听到张哥在缓缓转动门把手。

我大惊失色，赶紧踮起脚要跑回床上。可是从门口到床上需要时间，张哥若是打开门，我无处可逃。

19

千钧一发之际，又是苏棠救了我。

她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已经旋转到一半的门把手又弹回去。

很快，外面没有声息。

我轻手轻脚出来，别墅已经一片死寂。

我的耳边仿佛有战鼓在擂动。

我还有机会。

从这里开车到丽华酒店，至少需要四十分钟。

到了地方，他们总得先唠唠嗑，不能直奔主题吧。

一个小时，我给自己一个小时。

如果我能在这个时间内找到内存卡、掌握关键证据，我就可以报警。

将张哥连带着几个姑娘一锅端。

进了书房，我第一时间朝着保险箱奔去。

天助我也，保险柜竟然是开着的，可能是张哥临走前从这里面拿了东西。

我扑过去一顿狂翻。

没有！

这里面都是各式各样带着偷拍功能的胸针。

我把保险柜的每一寸都细细找过，夹缝里也不放过，还是没有！

我已经顾不得其他，在其他地方开始地毯式搜索，很多东西都被我乱七八糟扔了一地。

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我必须找到。

为了心爱的姑娘，也为了自己。

可心愿越是迫切，现实就越是残酷。

四十分钟过去了，他们应该已经到酒店了吧。

苏棠的手，说不定已经被哪个油腻的男人给握住了。

而我还是一无所获。

一想到这儿，我愤怒得浑身颤抖。

我看着一地的凌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个内存卡，是一把双刃剑。能伤人，也能伤己。

这样的东西，张哥不太可能会带在身上，一旦被发现，就太危险。

东西一定在书房。

藏在一个别人想不到，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

假如我是他，第一个要躲避的不是对手，而是警察的搜查。

什么东西不会引起注意？

我往后退了几步，不小心把书桌边的垃圾桶踢翻了。

里面的纸团和一根咬了一口的香蕉滚了出来。

金秘书隔三差五就要买香蕉，苏棠说张哥最喜欢的水果就是香蕉。

既然这么喜欢，怎么只吃了一口就扔了？

我蹲下来，捡起那大半根发黑的香蕉，用手狠狠地挤压。

挤着挤着，我感到一阵尖锐感。

内存卡！

是一张被保鲜膜裹住的内存卡。

好深的心机！

张哥居然把内存卡用保鲜膜裹住，插入香蕉之中，然后扔在脚边的垃圾桶里。

我兴奋极了，拿着内存卡一路狂奔。

可到了门口我才发现，大门被反锁了。

两米多高的围墙上电网。

我出不去。

手机被收走，这栋别墅里又没有网络，我联系不上外面。

就算有了证据，也不能第一时间传递出去。

我看向身后的豪华别墅，生出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

.....

几分钟之后。

整个别墅浓烟滚滚，足够几公里外的人看见。

消防车很快出动来救火，我被解救了。

我拿着消防员的手机举报，说丽华酒店有人组织卖 Y。然后，我一路狂奔，搭到了我刚才用手机叫的的士。

一路上，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赶上，一定要赶上！

狂奔到酒店大堂，我一眼就看到了人群里的苏棠。

她衣衫不整，头发有点凌乱，低着头被女警钳着手臂，无助中又带着一点庆幸。

我控制不住，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眼前就模糊一片。

她此时也看到了我。

我们深深凝视，彼此都泪流满面。

\*\*\*

后来的事情，不需多说。

内存卡里的视频足以将张哥钉死。

他涉嫌非法拘禁、强制卖 Y、拐卖人口、敲诈勒索等十几项罪名。

他要在监狱里待到满头白发了。

萌妹子其实也一直想逃出去。她受够了这样的日子，所以才会帮我们。

苏棠是受害者，又极为配合调查，一切尘埃落定后，我用从张哥那前前后后赚的十几万送她出国了。

她以前说过，如果可以，她想远远离开这个地方。

我又变回了一个寻常老师。

她已经一个月没跟我联系过了。

我想，这也是正常的。

她那样的条件，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之前因为只接触过我，所以对我心动。

现在见识了外面广阔的世界，觉得我也不过如此了吧。

我又继续相亲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只是，再也遇不到哪个姑娘，让我想给她一根棒棒糖。

这天下课后，我听到教室外有一阵骚动。

我走出去，见穿着白裙的苏棠叼着一根棒棒糖，笑嘻嘻地看着我。

一群学生围观。

她一点也不害臊：「贺老师，我的心被你困住了。你能不能亲我一口，让我自由？」

（全文完。本故事为虚构故事，请勿效仿。）

☐ 半糖也很甜

